

卢芹斋旧档，揭开一桩真假国宝迷案



Wenhui Book Review since 1985



文匯 讀書周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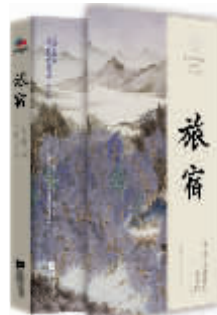
文匯

第 1707 号 本期八版 2018 年 4 月 2 日 星期一

阅读前沿

杨新宇「我们相爱一生，一生还是太短」
 到底是谁的诗？
 魏锋「谋图写作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意义」
 吴玫「当记忆消逝，又怎能无忧到永远」
 左鹏军「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构的重要成果」

每周一书



《旅宿》

【日】夏目漱石 丰子恺著
丰子恺译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
定价：45 元

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，文学史家公认他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。本书写了一位画家为了摆脱俗世的羁绊来到深山，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，到达落脚的旅店后，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，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“非人情”的世界流连忘返。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夏目漱石关于艺术论、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。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，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，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。书中还特别收录了丰子恺深情致敬《旅宿》的五篇散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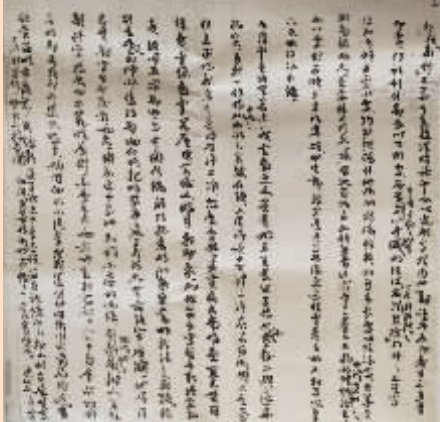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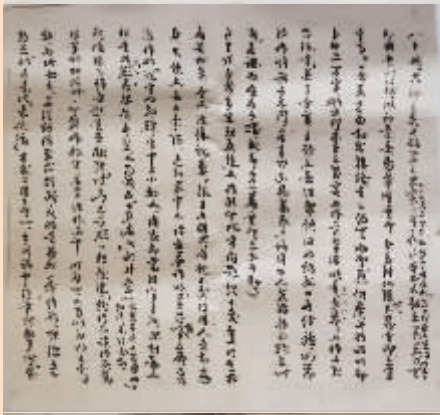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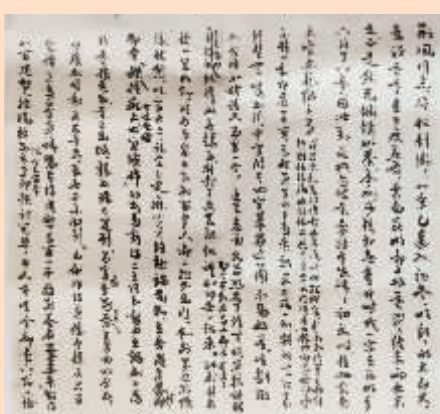
沈从文先生谈艺论画

——记 1981 年沈从文先生给我的一封信

■ 彭荆风



▲ 1985 年 4 月彭荆风在沈从文先生(左)家。



▲ 沈从文先生写给彭荆风的信。

我一向喜欢沈从文先生的作品。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在北京的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友人处得知沈先生的近况以及他的住址，很是高兴，当天上午就赶去拜访。

那天沈先生正为他的书稿《中国服饰史》的修订和两位年轻助手忙着，听说我来自昆明，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热情地与我交谈。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，因为有了“昆明”和“文学”的共同话题，也就谈得很多很亲切。

以后我每次去北京，都要特意去崇文门附近的社科院住宅楼，攀上那楼梯陡窄的五楼去看望沈先生，一坐大半天；先生和夫人张兆和也不以为扰，每次都热情接待，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些问题先生也是有问必答。

我自感和先生熟悉了，回到昆明后，经常去信问候；先生也每信必复，而且不是三言两语，多数是真情地娓娓道来。这使我每次读信都获益甚多。先生爱用毛笔，字迹细而端庄有神。读信，也如见其人。

日前整理珍藏的沈从文先生信札，其中写于 1981 年 10 月 30 日的复信，用毛笔直行书写于白纸上，长达三页，每页密密的六七百字。谈文学，谈北京天气，谈对昆明的思念，谈年轻人的画作，直率、坦然。

抗日战争时，沈先生随北京大学南迁至昆明，在这滇池边上的春城一住八年。那是日寇入侵中国的灾难年月，西南虽然偏安，也是经常被轰炸，特别是物价飞涨，生活极其困苦。但是艰难的岁月也有着很多令人难忘的人事，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，他善于从苦难中寻求美好。

沈先生这封信的开头，是从怀念昆明的温和气候谈起，并联系到当时的一些人和事件：

北京已进入初冬，明朗的大白天，气温是常在十度左右。云南昆明却可能是刚刚结束雨季不久，正是秋光烂漫，山茶、木瓜、丹桂、报春盛开时。我一家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，因此对昆明自然景观特有感情。初到时，住云南大学文林街三号（译巴尔扎克的傅雷住前院，时傅聪刚生。刺杀孙传芳之施剑翘则住后院，我住楼上，后来才迁北门街唐公馆对面蔡锷旧居。）不到一年即迁呈贡，至此过了四十多年，杨家大院一切，犹记忆得十分清楚也。

我在致先生的信里，曾特意请先生为当时正在筹备创刊的《个旧文艺》题写刊名。先生字迹秀逸清新，脱自章草。但是先生一向严谨、谦逊，很少为人题字。这次碍于我的请求，还是写

了几张寄来，叮嘱我们挑选。还特意表明：“嘱书件，重写附上。四字笔画过简，不易好看，望斟酌，不合用，不妨请人另写一个。”

在这封信中，先生还谈起了北京的一些近况和他那本《中国服饰史》的出版情况：

这里表面凡事照常，除听说周扬辞职三天后即已得到批准。批白桦事，刊载了文艺报批评，（那个电影许多人都未看过！）似即告一结束。此外什么便一无所知。因为事实上我和家中人都已极少出门，和外界近于绝缘状态，国家大事，社会上芝麻小事，均极端无知。

在香港商务付印那本“体积庞大，内容琐碎”重过九磅的书，多亏得二王同志（按：“二王”为沈老二位重要助手王弼、王亚蓉）努力，在编排上搞得甚像本书，业已出版。样书虽已看到，应分别送有关方面的原书，由广州付邮已十天，至今还未收到。

书倒印得还像个样子，只是定价过高，普通精装本得港币五

百一本，特别签名“豪华本”则得八百港币。据说特别本限印三百本，立即预订完毕。日人希望全部包售。却只给八十册。共印三万。可能已出卖一半。（在香港，算今年出版界一件热闹事。我自不觉得有什么。）这本书大致在英、美、日重印出书以后，国内是无希望重印，甚至于此后也不易重印，亦意中事。

英、美方面初步接洽，本已约定将印“通俗本”，必将说明部分二十一万字，删节成十三万字，□希望明年三月交卷。工作可相当沉重，近于重写。王弼亦无从帮忙。因为编排上无经验，删节改作情形亦不同。

（下转第二版）